



#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梁晓声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梁晓声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 梁晓声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21.7

ISBN 978-7-5701-1733-8

I. ①我… II. ①梁…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18270号

WO NA XIE CHENGZHANG DE FANNAO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梁晓声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东杰  
出版发行 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2066号4区1号  
邮 编 250003  
电 话 0531-82092660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6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1千  
版 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不论贫穷还是病患，不论缺煤还是少粮，不论家在这里还是那里，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困难总是会被克服的。而只要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深怀感激，就会有更多热心的人愿意帮助我们——这是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史证明了的……

——梁晓声

## 目录

关于我的父亲	2
关于我的母亲	6
我们最初的家	11
关于陈大娘	19
“孤岛”人家	25
寒冷的冬季	32
父亲回来了	42
与陈大娘诀别	65
我获奖了	69
我家出了大学生	80
倍受关注的我	83
王鸣岐老师	87
我的班主任老师	91
难忘的一天傍晚	99

我成了全校出名的“旷课生”	105
同学刘树起	113
同学徐彦	124
同学杨志松	132
同学单砚文	148
学用包脚布	157
扒树皮	160
捡煤渣	167
我当小男用	176
我走路最长的一天	191
卖豆腐挣下了几个钱	200
必须做的事	217
“我反而拖累了家里”	223

时常会想——人生好比一幅画。

某些人的人生像水墨画，某些人的人生像水粉画；  
某些人的人生像写意画，某些人的人生像工笔画；某些  
人的人生像现代绘画，某些人的人生像古典画……

不论像哪一类画，大抵都是一层层画成的——而人的  
童年和少年，在我看来，如同一幅画的底色。

不同的时代，使人生的底色各异，甚至可以说千差  
万别。

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明  
白责任的过程——而大多数情况下，自我纠错并非愉快  
之事，起码与受表扬、被夸奖相比是这样。

故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那些“成长的烦恼”。下面  
是我之“成长的烦恼”。



## 关于我的父亲

我祖籍山东荣成温泉寨村。据我父亲讲，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近海，却不属于渔村，离海尚有三十余里，村人皆以耕种为生。

我对它的过去和现在毫无印象，因为从没回去过。

我父亲出生在那里。他是独生子，自幼失恃，所以我对祖母亦无任何印象。我爷爷也是独生子，故爷爷和父亲在村中没有亲戚。至于村中是否有温泉，我父亲从未说起过，我便无从知道。

爷爷也是自幼失恃之人。我奶奶死后，爷爷并未续娶，娶不起。他名下没有土地，只能带着我父亲在十里八乡四处打工。有时做长工，有时做短工，一年到头住在雇主家里。雇主对他们的态度好点儿，他们的日子就好过点儿；若对他们的态度不好，他们的生存境况自然就是寄人篱下，忍气吞声。

父亲当时虽是小孩子，但那也不能在雇主家白吃白喝白住啊——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小长工”了。

他不说，我也想象得到。而他确实从没对我们儿女说过。

他脾气不好，容易发火。我小时候，对他脾气不好很难理解，甚至暗恨过。成年以后理解了，我认为那是他小时候悲苦的人生底色造成的。

父亲十四岁那一年，没告诉我爷爷，偷偷离开村子，跟随大人们“闯关东”到了黑龙江佳木斯。

想来，像他曾是“小长工”一样，在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中，他也属于年龄小的一个吧？即使有比他年龄还小的，一般都是跟随着父母或亲人，而他却是举目无亲来到了佳木斯的。

对于一个少年，那一种人生的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同样从没对我们儿女说过。

父亲十九岁那年与我的母亲成婚。父亲和母亲双双

来到了哈尔滨，靠摆摊维持生活。东北解放后不久，父亲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

我出生在1949年9月。我已经有了一个大我六岁的哥哥。听我母亲讲，我本有一个比哥哥小两岁的姐姐，因生病夭折了。我哥哥对那个妹妹没记忆，我连那个姐姐的照片也没见过。当年不像现在，贫穷的百姓人家不太舍得钱为小孩子照相，而且，也都没那种习惯。

我上小学以后，父亲所在的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承担起了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历史使命，父亲成了一个常年在外地工作的人，这使我与父亲每年见不上几次。他归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对他的印象极模糊。

我上小学后，他又成了首批建设“大三线”的工人，辗转于西北及云、贵、川各地，每两年才能探一次家。建筑任务紧迫时，往往三年才能与家人团圆一次，每次只能在家中住十二天。

我初中毕业下乡时，他在四川。我也两年有一次探亲假。我与父亲的假期很难同时请下来。我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了北京，隔年父亲超龄退休。所以，我与父亲真正谈得上“相处”的日子，只不过是父亲两次住在北京的时期——一次十个月左右，一次不到半年。那时，父亲已是一把白须的老人，也几乎没脾气了，性格特温和。

父亲第二次到北京，我见他极其消瘦，带他去体检，结果查出了晚期胃癌，半年后，父亲去世。那半年，父亲卧病在床，而我却须每日上班，好在单位离家近，可抽空回家看他一次。晚上则与父亲同床而眠。谢天谢地，毕竟有过尽孝的机会。

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愉快相处的日子，其实基本是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替我照看我儿子的十个月里。我曾写过一篇小说《父亲》，获得过1984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虽曰小说，内容基本是纪实的。于我而言，《父亲》不仅是为一己亲情而作，也是为许许多多父亲曾是“大三线”工人的儿女们动念的。依我想来，我和“我们”起码在一点上深有同感——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都是那么有限……



## 关于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原本是吉林某县农村的农家女，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举家迁到黑龙江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小村。母亲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场“天花”，使母亲失去了姐姐和小弟。那不幸是她少女时期发生的事，当她向我们讲述时，虽然自己也是五个儿女的母亲了，却还是悲伤得潸然泪下。

我的母亲是极重手足之情的母亲。

当年，远在大西北的父亲每月给家里寄五十元的生活费，父亲最多也就只能给家里寄五十元了，或者也是可以多寄五元的。但如果那样，父亲探家时就带不回钱了。而作为五个儿女的父亲，如果囊中空空如也地探家，那他探家的幸福感就荡然无存了。总之，这是不论怎么做都不算好的选择。

母亲明白这一点，理解父亲的难处，极其节省地靠

那每月五十元维持她和我们五个儿女的生活。

六口人五十元生活费，平均每人每月八元生活费，还余两元。

当年，城市人家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八元——再以下就可以获得几元钱的扶贫补助了。我们的六口之家，每个人的平均生活费恰在八元以上，自然不属于贫困户。我家一向用最小瓦数的灯泡。当年，在哈尔滨市，最小瓦数的灯泡是15瓦，比烛光所能照亮的范围大一点点。瓦数再小的灯泡工厂就不生产了，因为有了实际的家庭价值。家里的一把梳子已几处缺齿了，母亲却舍不得买一把新的。因为除了我上中学的哥哥，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向剃光头。梳子只有母亲和哥哥才用得着，便继续将就着用。

我自幼常见母亲因为什么事必须花钱而她又确实没钱了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也见惯了母亲某一日上午接下午地走东家、串西家，甚至串到前后街的人家去，只为向四邻或街坊借到几元钱，如买粮，买劈柴，为我和

哥哥交学费。

父亲每次探家都会与母亲争吵一次——因为几天后，母亲就催他数出钱来，为家里还债。

那时，父亲总是指责母亲不会过日子。母亲总是泪汪汪地低头不语。而我们几个子女总是特别同情母亲，暗自认为父亲的指责毫无道理。因为我们都看得分明，母亲在生活中的精打细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含辛茹苦”一词用在我的母亲身上，无过之而有不及。

父亲的几名工友曾到家里来过——那一年父亲格外想家，委托探家的工友替他实际看看家中的情况。

一名工友说：“梁师傅节省得对自己太苛刻了，食堂的青菜才几分钱一份都舍不得吃，经常靠臭豆腐下饭，一块腐乳吃三天。”

母亲顿时就流泪了。

我们几个儿女听了，心里也别提多难过了，以后再也不抱怨父亲了。

自从我记事以后，几乎没见到母亲真正快乐过，更

没听到母亲开怀地笑过。

《父亲》发表以后，当时的哈尔滨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林子到北京开会，抽空来我家看我。他是20世纪50年代便已出名的军旅作家，是最早写“北大荒文学”的作家之一。我是知青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因而也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对我家帮助甚多，有恩于我家。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晓声啊，你不能只写你的父亲，也应该写写你的母亲。连我都知道，你母亲为了你们那个家，几乎把心都操碎了呀！她太不容易了。写写你的母亲吧，否则连我都不答应。”

他的话使我百感交集。于是，后来我写了《母亲》，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当年，那一奖项也很有影响力。由于字数的限制，很多事写不进去。但在电视剧《年轮》中，有一位知青母亲的形象，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

小学五年级课本中收录了我的一篇短文《慈母情

深》，文题大约是选编时由编者确定的——我已记不清那篇短文是否是从《母亲》中节选的，自从《母亲》发表后，我实际上从未读过。不敢读，怕重温往事。因为那些往事中，不仅有慈母之爱，还有太多的忧愁。

母亲去世后，更不敢读了。



## 我们最初的家

我们最初的家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 13 号一个大院里。

那条街属于“安字片”——“安字片”由“安”字打头的街组成，如“安心街”“安宁街”“安顺街”等。

“安字片”既不属于“市里”，也不属于“市郊”，在市中心与市郊之间。这一区域的街全是沙土路，而“大院”也完全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什么单位或机关的“居民大院”。“安字片”的所谓“大院”，最初是些独家独户的俄国侨民的私家宅院。他们在本国时多是中农或富农，在哈市建了家园后，仍习惯于在院子里养马养牛养羊，靠出租马匹和售奶为生，所以有的院子比较大。他们回国后，那些院里才住入了中国人家，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人家。

安平街 13 号就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住入了七八户